



三年半的艰苦拍摄

近 400 位八路军老战士接受采访

1000 多个小时的采访和拍摄素材

227 位八路军将士的真实故事凝结而成的
价值连城的抗战文献

下册 口述史

王海平 策划
张军锋 主编



八路军 口述史

下册

王海平 策划
张军锋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路军口述史:全2册/张军锋主编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5.7

ISBN 978-7-214-15943-4

I. ①八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八路军—抗日战争史
IV. ①E29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4466 号

书 名 八路军口述史

策 划	王海平
主 编	张军锋
责 任 编 辑	戴亦梁
特 约 编 辑	徐银山
责 任 校 对	丁 萍 陈 颖
装 帧 设 计	许文菲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jsrmcbs.tmall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	69.5 插页4
字 数	1440千字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214-15943-4
定 价	148.00元(上下册)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六、忆抗大

- 601/ 张力雄:我在抗大的六年
- 605/ 贾若瑜:从抗大任教到胶东军区参谋长
- 614/ 张玉华:我在抗大一分校和山东纵队的经历
- 624/ 李庭荃:抗大总校在河北
- 629/ 程静判:从延安到晋察冀
- 634/ 傅 泉:忆周纯全和抗大一分校
- 642/ 章 柯:抗大一分校从陕北到山东的艰苦长征
- 650/ 叶尚志:“在战斗中学习,在学习战斗中”
- 653/ 陶汉章:抗大二分校在灵寿
- 658/ 袁 陀:忆抗大一分校的转移和突围
- 662/ 周乐亭:在抗大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讲课
- 668/ 张方明:抗大总校在浆水
- 674/ 张德斌:抗三团在冀中
- 678/ 任双庆:忆抗大和与罗瑞卿在一起的日子
- 680/ 李廉方:回忆抗大七分校
- 683/ 杜友常:随抗大总校东西转战
- 686/ 郭春庭:血洒封锁线
- 689/ 张 侠:抗大女生队,我一生中最活跃的半年
- 694/ 胡成放:从延安到齐鲁
- 706/ 李 民:抗大岁月的点点滴滴
- 713/ 王灿章:从太岳陆军中学到陕北抗大七分校
- 718/ 谢一志:五过平汉路
- 722/ 赵云飞:延安、浆水——抗大总校的艰苦转战

七、壮烈牺牲

- 731/ 杨蕴玉:左权牺牲和辽县改名经过



- 735/ 罗 健:忆左权牺牲
738/ 皇甫束玉:忆左权纪念大会
741/ 屈 健:深情怀念爱妻李林烈士
748/ 邵 芳:回忆我的哥哥董天知
752/ 葛振林:狼牙山跳崖那悲壮的一幕
755/ 古立高:回忆胡朋受伤和方璧牺牲
759/ 顾 棣:回忆沙飞同志和雷烨烈士
764/ 余 飘:忆陈辉烈士
766/ 刘 刚:惨烈的大青山突围
771/ 赵光森:血色冀中
776/ 肖国华:生死七昼夜
780/ 辛 颖:回忆姐姐辛锐、姐夫陈明、哥哥辛曙明的牺牲
792/ 李文生、李庆祥、王俊杰:回忆北碚惨案
795/ 蔡春生:回忆在鲁中经历的两次惨烈突围
802/ 丛笑难、王毓、辛殿良:关于马石山勇士的回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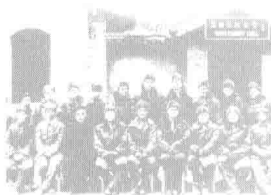
八、特殊战线

- 811/ 刘国霖:忆一二九师的对敌工作
819/ 李继初:与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会员一起战斗
823/ 谷凤鸣:在滨海军区开展的策反工作
828/ 庞世泽:忆鲁南对敌工作
831/ 扈 森:亲历冀鲁豫情报工作
834/ 孟德宏:回忆地下交通员的经历
838/ 余 琳:徂徕山战斗出奇制胜,日本俘虏发挥作用
845/ 沈少星:我在山西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
848/ 徐国栋:回忆发生在山东军区的两次叛变投敌事件
850/ 张树金:忆反战同盟的七位日本朋友
860/ 李培桐:晋察冀兵工厂的生产与战斗
866/ 李培刚:忆在八路军修械所的战斗岁月
873/ 曲本庆:回顾八路军胶东兵工厂
876/ 赵 辉:忆在冀中艰苦的医疗工作
880/ 翟素华、王宝印:硝烟纷纷中结成的革命伴侣
892/ 李振玉:群众用生命掩护八路军伤员

- 895/ 王 良:在日军“扫荡”的炮火中分娩
900/ 曹忠孝:回忆蒙山独立营艰难的医疗工作
903/ 冯文哲:地洞里的截肢手术
907/ 王利华:王门村地下医院
913/ 刘峰宜:生死线上
916/ 韦桂山:在平山休养所救护八路军伤员

九、国际友人和美军观察组

- 921/ 黄 华:与斯诺和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接触
931/ 凌 青:抗战后期与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接触
938/ 爱泼斯坦:保卫中国同盟和敌后根据地的一点回忆
944/ 欧阳山尊:忆与卡尔逊的友谊
949/ 詹姆斯·希兹:毛泽东和罗斯福的神秘信使
954/ 约翰·伊斯特布鲁克:被中共视为朋友的美国将军史迪威
956/ 李耀宇:我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生活的片断
959/ 阎 欣:在抚昌县救助美军飞行员
964/ 郭庆兰:忆白求恩、柯棣华大夫
969/ 封云梯:我所接触到的白求恩、柯棣华和戎冠秀
972/ 邹伯勋:永难忘记与白求恩在一起工作的日子
976/ 张 程:忆与白求恩在一起的日子
978/ 杨振通:对马海德医生的一些印象



十、抗日文化和文艺

- 981/ 周巍峙:回忆西战团和晋察冀文艺工作
990/ 徐肖冰:延安电影团在前线
999/ 吴本立:朱总司令把胶片放在自己的文件箱里
1004/ 马 烽:回忆鲁艺和《吕梁英雄传》的创作
1008/ 付 铎:忆冀中的文艺活动
1011/ 胡 可:抗敌剧社在晋察冀
1015/ 陈 凯: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在冀中
1020/ 魏 巍:有关街头诗
1023/ 葛 文:田间在晋察冀



- 1026/ 商展思:断墙残壁就是我们街头诗的出版社
1028/ 董小吾:战线剧社和战斗剧社在晋西北
1035/ 彦 涵:木刻工作团和木刻工场
1040/ 罗工柳:忆木刻工作团和文艺座谈会
1048/ 裴 植:忆晋察冀画报社的成立
1052/ 纪志诚:我在晋察冀画报社的日子
1057/ 钱丹辉: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
1062/ 峻 青:亲历胶东反顽斗争和马石山突围
1070/ 夏 川:《决死队队歌》的创作过程
1072/ 刘敬贤:我的第一支枪和歌曲《我爱我的枪》的创作
1074/ 刘长明:我在晋察冀日报社的日子
1078/ 刘光人:回忆《冀中一日》写作活动
1080/ 王 萍:抗大一分校文艺生活的点滴回忆
1083/ 王 昆:忆西战团和《白毛女》

1091/ 后 记

八路军 忆抗大



抗大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刘少奇、王明等在主席台上/佚名摄

我在抗大的六年



张力雄

1913 年生于福建上杭。参加过红军长征。抗战期间历任抗大总校大队队长、政治处主任，太行军区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、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。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，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。



先讲六件事

“抗大抗大越抗越大”，这是给我的印象。回顾在抗大六年工作学习的情况，讲这么几件事：

第一件事是抗大的诞生。1936 年 6 月，成立抗日红军大学。当时因为抗日战争形势紧张，为了抗日救国形势的需要，党中央、毛主席决定把原来的抗日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，简称“抗大”，这就是它的诞生。

第二件事是抗大的学生来源于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我军部队的骨干调到抗大来学习；另一方面是有志于抗日救国的青年学生，而且都是大学生，还有国外回来的，像新加坡呀等国家。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勇敢前进，越过道道障碍跑到延安来学习，进入抗大。

第三件事是抗大的建设发展很快。根据形势的发展、人员的需要，抗大的建设发展是很快的。直属抗大总校的有几个大队，像一大队、二大队、三大队、四大队、民先大队等。以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分校，一共是十几个。总校最多时有 1 万多人呀，延安、瓦窑堡都有抗大的学生。

第四件事是抗大的教育方针。教育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所有抗大的学校必须按这个教育方针，去学习去提高，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。通过学习更加坚定政治方向，当时提到的政治方向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。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游击战为主，而运动战、阵地战少。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。还有一个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对于进抗大学习的学员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没有房子我们就挖窑洞，没有粮食就开荒，没有鞋子衣服就自己纺线自己做，自己养猪种菜，等等。

第五个就是校风校规。抗大的校风校规是严肃活泼。工作学习上，要求严肃，积极认

真,不可马虎,所以抗大的干部学员犯错误的很少。生活上气氛活泼,平时我们有说有笑的,生活非常丰富多彩,有的朗诵,有的唱歌,有的讲英语,有的讲普通话,有的讲各地地方的方言。只要到抗大,从延安的山上到平地的路上,都能听到嘹亮的歌声。我们在延安住着,虽然生活很艰苦,但精神很愉快。

第六件事情是抗大有几个特点。教学中有个不同于一般部队和机关的突出的特点。在抗大,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结合为一个整体。过去我们的红军干部,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呀。但是一进抗大,大家互相学习,互相尊重,互相帮助。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我还没有毕业时,要调我当二队的队长。抗大第二队的124个高级知识分子中,有122个是大学生,还有留洋学生,有泰国回来的,新加坡回来的,缅甸回来的。我是一个老粗呀,领导那么多知识分子的学生队,确实是有困难的。我有点胆怯,不想去。结果大队队长胡耀邦同志找我来了,说力雄同志你去吧,你是工农干部,对学生还是比较了解的,我支持你去,大胆地去。学生有学生的特点,人家说学生不好领导,我看学生还是很好领导的,学生的这几个特点你要掌握好,学生爱学习,求知识,自制力强,要求上进,当然了,也有的时候不好,但是你要是摸到了这个特点了,学生还是很好管的,好领导的。胡耀邦鼓动我去,亲自找我谈话,我不去也得去,要服从命令,我就是去吧。

问:您当时不愿意去的原因是怕学生不好管是吧?

我不愿意去是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,我是老粗,怕领导不了,怕学生不好管。人家都说知识分子不好领导,自由主义了,生活散漫了,吃饭少了多了。我想这怎么领导呀,有点胆怯了。但是领导鼓励我去,说学生有学生的特点,他们互相上进,自制能力强,只要是你摸到他们的特点,他们还是好领导好团结的。于是服从命令,我就去了。我去的时候是二十三四岁,很年轻呀。我一去,学生们很整齐的列队欢迎我。一个学生代表主持会议,他就讲欢迎年轻的红军队长讲话,底下就哗哗鼓掌呀。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,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,感到很紧张。因为,一方面,我很年轻呀;另一方面,他们是大学生,是从大后方来的呀,我们是山沟里出来的,有点胆怯。但当时学生代表讲了以后,稳定了我的情绪,我就讲了几句非常简单的话。散会后,学生就来了。他们问队长你是哪里人呀,我说我是福建人呀。他们鼓励我跟他们在一起工作、学习,坚持到底,一直到毕业。我把他们送到延安,确实不简单。因为我是队长,我们还有一个班干部,一个指导员,一个政治干事,三个支队长,一个司务长,八个干部里面最后只剩下了三个,其他的通通换掉了,就是我一个,还有一个支队长和一个司务长没有换,坚持到最后。

问:为什么换掉五个呢?

因为他们领导不了了,特别是抗大总校大检查的时候,对干部的评价是很高的呀。民

主评议干部,他们很是赞扬胡耀邦政治委员、张祝新(音)主任教员,还有一个苏振华大队长,特别是对胡耀邦同志,还感谢了个别的干部。其他干部呢,就不是那么理想了。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,说我这个队长是半个合格,成绩是上去的。学生看问题比较敏感,很尖锐,而且有点高呀。

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来的,但他还是支持我的。虽然说我是半个,但我还是不错,他还是有鼓励的一方面,所以我坚持到底了嘛。那会儿那么多老干部,就是挑出来了两三个,确实也是要求比较高。

问:说明当时也是民主平等是吧?

民主评议,现在也是讲民主评议呀,抗大早就有了。评议干部呀,哪个干部怎么样他是看得很清楚的。我们有一个政治干事是学生出身,上一届毕业的,当政治干事。他穿一双皮鞋,他要解皮鞋的带子。学生就对他不满意,政治干事你特殊呀,批评很厉害的,那是有一番特点的。

回忆胡耀邦同志^①的一言一行

问:后来总校从浆水回到了绥德吗?

是一部分机关去了,学生没有去。徐向前总指挥代校长,总校的政治部主任曾经是张际春,也是总校的副政治委员了,他们走时跟我们告别说:“你们在前方好好工作,安心工作,我们回延安了。”总校的首长张际春,是后来中宣部的部长嘛,他是抗大的副政治委员,他给我写信,鼓励我安心前方,加强对敌斗争呀,很关心。

问:您觉得他们为什么要回延安呢?

这恐怕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,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。按照我们的观念来理解,党中央、毛主席为了继续办学校,同时要保存总校,要在延安继续办学。

问:开辟新区时有没有抗大的学员跟您一块去的?

有抗大的学员,但是过黄河就少了,到西北就更少了,主要是太行七分区的同志。

^① 胡耀邦同志曾经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,第一大队政治委员。

问：您还记得有谁吗？

现在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委员王诚汉上将，他就是当时抗大的大队长。

问：您对胡耀邦的感触很深是吧？

在江西革命根据地，在那时党中央就知道胡耀邦同志的名字了，但没有在一起行动过。到了延安瓦窑堡之后，我们两个直接见过面，一见面之后呢，我对他很尊重。胡耀邦首长对我也很关心，帮助很大，也很相信我，专门和我谈过话，更加加深了印象，以后就是经常见面了。后来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，就去看他，他请我们吃烤鸭，非常关心。胡耀邦到江西去检查工作的时候，我在江西省军区当政治委员，也在一块见到。我在福州工作，他到福州去也在一块。胡耀邦很谦虚的呀，见了面一块吃饭呀，他讲话，参加会议呀，很谦虚的呀。他说张力雄，我就站起来跟大家敬个礼，他说张力雄是我30年的老战友。我说哎呀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胡耀邦对我很了解，找我谈过话，叫我当队长，他越讲这个，我越不好意思了，老战友可以这样讲，毕竟他是总书记了，他非常谦虚的。

问：他在抗大工作时期，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呢？

胡耀邦非常好，很有水平，能力很强，讲东西很清楚呀，领导能力强，他也团结教育知识分子，他跟我讲就是这样子的呀，他对知识分子也特别的好。胡耀邦推荐知识分子呀，他对我交代得很清楚，所以他支持我去当队长，虽然我吃了不少的苦头，但是当下来了，最后收获还是不少的。再说学生对我的支持、帮助和爱护，与他对我的鼓舞、帮助、教育是分不开的，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。

问：您在浆水镇住的是什么村子，什么峪？

宋家峪，现在还在呢。

问：收养您小孩的家还能找到吗？

家还在，大人在不在不知道了，姓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当时出发呀，交给他就走了，这个老百姓很好。

从抗大任教到胶东军区参谋长



贾若瑜

1915 年生于四川合江。参加过红军长征。抗战期间历任抗大主任教员、抗大胶东分校校长，胶东军区参谋长、司令员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事博物馆馆长、总政治部代秘书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。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全国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在抗大。那个时候呢，在抗大是主任教员，以后就到抗大第一分校任教，以后就是当团长，以后是抗大支校的校长，这是 1940 年。到了 1941 年我就到了旅里面当参谋长。1941 年到山东纵队第五旅，1942 年是胶东军区，许世友的司令员，我给他当参谋长，一直到 1952 年。



听毛泽东讲课

全国抗战开始时我在延安，在抗大。当时毛主席是抗大教育委员会的主任，所以在延安的时候经常听主席讲话。当时的《论持久战》是他在抗大讲的。那个时候我是主任教员，我们大家都参加听嘛。以后，毛主席讲的《辩证唯物主义》，就是现在发表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，这是毛主席在 1937 年的 7 月给我们讲的，讲了整一个月。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听毛主席讲话还是多的。像那个《反对自由主义》，那是一字一句听他讲的。前方打仗需要人嘛，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我也在内，觉得到前方去好一些。结果主席就讲了，你们当教员也好，当主任教员也好，你们在这里教课，一个队 80 或 100 个人，你把他们训练好了，他们出去可能是 100 个连长，也可能是 100 个营长，100 个团长。他说，你一个出去可以当一个团长。那你是到部队当一个团长好呢，还是训练出 100 个团长好？所以你们要起老母鸡的作用，死了就埋在清凉山。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，我们大家就非常安心，努力工作了。



抗大的游击战术教学

我接触的领导很多了。像刘伯承,1939年初就在抗大跟我们讲游击战。他说:“游”就是走。为什么要走呢?第一,为了要寻找敌人的弱点。第二,避开敌人的优点,保存我们自己,因此才要走。走的目的是为了打。“击”就是打,“游”就是要找敌人的弱点,找到弱点以后我们要打它,打它的弱点。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,击而不游是拼命主义,都是要不得的。我们是要游要击,才是正确的。刘伯承又给我们讲了响堂铺、神头岭这些战例。对当时抗大的军事教学来讲,我们很快地接受了这些一二九师的东西进行教学。那个时候,一二九师提的游击战,游就是走嘛,击就是打呀,叫做哪里好走走哪里,怎样好走怎样走;哪里好打打哪里,怎样好打怎样打。当时抗大就把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的游击战搬过来,加上毛主席写的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和毛主席用陈伯钧的名字发表的《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——袭击》这个材料,作为当时我们的基本材料,还有朱总司令的《抗日游击战术》,来训练抗大学员。当时国民党也派了一批军官专门到抗大来学游击战术,我们按照毛主席的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、《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——袭击》和刘伯承的一二九师的这一系列经验总结出来的原则来进行教学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我们的军队接受了一二九师、一一五师的经验,同时国民党军队的干部哇也接受了我们的这些经验。所以我觉得,在当时领导同志对部队的建设、对学校的关心呀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延安我们成立了朱德篮球队,他是我们篮球队的队长,在球场打球的时候,他是跟我们学员在一起的。我们的学员看着他年纪大一些,要稍微照顾一下。哎,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子了,球场上都是一样的嘛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官兵关系,上下的关系,那是非常融洽的。



彭总下连队,伙食加了一个红烧肉

我是1938年初到了八路军总部,总部领导一个是朱总,一个彭总,一个是左权,还有杨尚昆。从抗大到了总部的时候,我是从军事总教以后当团长。找总司令,我是打前站的,向总司令汇报哇,向总部汇报,找参谋长、找彭总,向朱总汇报,抗大一分校来了,我们有三三千人呢。来了以后,这怎么住哇?他就讲,要把特务团的团部(那时总司令部驻地离总部20里路)搬走,让给我们住,而且把特务团的财力留一部分给我们,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好。我们部队到了以后,总司令也好,彭总也好,讲打日本对我们是新的东西,过去我

们是打国民党,那么到了敌后就是同日本人作战。他们就传授一些新的作战经验。

1939年的7月以后,日本鬼子“扫荡”我们,我们的部队上了太行山,那时我当团长。一天啊,彭老总到了我们那个团部。来了以后,我跟我们那个管理部长讲了,彭总来了嘛,就只加一个红烧肉,不准再搞别的东西,我们吃什么就是什么样子的,只加一个菜,加一个红烧肉。因为总部首长到了下面来。结果,吃饭前我就跟他汇报,我说今天呢,你到这里来了,我们这里吃饭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,加了一个红烧肉,我们也沾点光。他说你们这里多少人?我说这里一个营,他说我们先到下面去看一看。我们一块到了一个营下面一个连,一看生气了。他说,你们怎么弄假了?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是两菜一汤,一荤一素。哎,这个大灶我们是一个标准。他说这个不对,他问我们这个伙食标准是多少,我说一个人一天一毛五分钱。他说一毛五就能吃到两菜一汤,一荤一素吗?是不是我来了以后你们作假的!那么就把排长找来了,连长找来了,指导员找来了,司务长找来了,把那个管伙食的伙食委员会的也找来了,司务长叫来了。彭总就问,是不是我来了以后,你们这样子吃的?大家回答说:“你来不来我们不知道,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吃的。”他说为什么能够吃得这么好呢?这有很简单的一个道理,第一我们是种了菜,我们有个连种了三亩菜,养了几头猪,养了些鸡呀羊呀,养了些东西,各个连都有。那么杀猪的时候,如果是第一连杀猪,就得分给其他几个连,第二连杀猪又这样。这样来讲呢我们基本上都有肉吃,菜是不需要花钱,煤炭来讲山西煤炭多得很,两毛钱就拉一大堆。跟他一算,就说这个粮食是国家拨的,菜是我们自己种的,煤炭是我们自己拉的。你看嘛,那时我们伙食都有一个菜谱,拿过来看,核对一下,今天吃的菜和菜谱是一样的。他把所有的连队看完回来才吃饭。他讲,他说像这样子是很好,他说你们当官的,眼睛要向下,要关心士兵的生活,你们的生活水平和部队里面生活水平基本上一样,他说这样就很好。我说现在菜都凉了,还得热热才能吃。当时像彭总这样一个高级领导,他是亲自到连队里面看一看大家的伙食,而且是要求领导干部也要关心士兵,要关心群众,这给我们教育很深刻。



在山东遇见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

1939年的年底哇,我们就到了山东,碰上徐向前。那个时候徐向前是第一纵队司令员,统一指挥一一五师、山东纵队和苏北的八路军这么一个战区,这么一个最高司令官了。我们去了以后,我和政治委员到胶东当抗大分校的校长和政治委员,兼教导团的团长和政治委员,我们接受这个任务。徐向前告诉我们,他说办学校首先要有好的校风,好的校风要从领导做起。胶东的部队是非常好的,政治素质是很好的,干部想打仗,也敢打仗,但他不会打仗,因为是新的嘛。他说,你们去培养干部,既要提高他们的战术、政治素质等各方面,更重要的来讲呢是培养作风。所以要求我们去的干部就是抗大的干部到了胶东以后

做个好样子。所以，我们到了胶东以后，按照徐总的指示，在胶东的这个党组织领导之下，在胶东部队的首长、领导指挥之下，抗大在那里办了几期呢，那确实确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胶东的部队，在我们解放军里面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现在还留了一个二十七军，一个三十一军，一个四十一军。



死里逃生大泽山

1940年的年底，那天日本“扫荡”大泽山区，我还在抗大分校当校长，我们的领导同志突然告诉我，说要我指挥带领胶东区党委、胶东行署、工会、农会、武委会、儿童团、学联、妇联、党校 2000 多非战斗人员，负责掩护他们到大泽山南面的那个山，叫做锁子头，到那上面躲“扫荡”。当下我就告诉了这个同志，我说上去以后哇问题不少，我们可不可以转移走？哎，有个同志说，你们不了解，那个地方非常险要，日本人上不去。那么这样我们就上去了。上去以后是两条路，一条就是我们从北面上去的这条路，南面一条路叫火庄口，结果鬼子堵住了两条路，堵死了。山上没有房子，没有老百姓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什么都没有，加上抗大的胶东支校 3000 多人。3000 多人在这个山上，没有水，没有饭，没有粮食，这家伙麻烦了。啥子都没有，山上就是石头山，如果一个炮弹打下来就是跳弹。上去了我就和政治委员讲，我说我们现在是两条路，一条路就是拼了，一条路就得要走，看来走为上策。可是路都堵死了，没路，打开地图，上面都是很密很密的曲线，没路。这家伙可麻烦了，我说这样子吧，找人，结果我们找来找去找到了个羊倌，一个 50 多岁的放羊人。因为我们跟群众关系是很好的。这个羊倌就告诉我们，有一条路就通到锁子头，中间有个河沟，有很大的流水啊，从那沟子下去，可以上得去。这样，就是他带着我们，我们就留了一个班在两个口子掩护一下，另外让大家弄一些柴火，在山上烧上，表示我们还在山上。这样羊倌带路，带我们从日本人的封锁线空隙中间穿了出来，到了目的地。到了第二天早上 8 点钟，敌人攻山打到了 11 点钟，结果我们牺牲了两个人，一个班长叫胡永奎，一个排长叫郭永刚。我们牺牲两个同志以后，其他人都撤回来了。这就是说，由于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好，老百姓把我们带出来，使得我们就牺牲两个人。如果不是老百姓带我们，在山上找不到路，那天反正我们这个区党委、行署机关、抗大支校、胶东党校、工青妇恐怕损失就会不比大青山少，只会多不会少。我们抗大从大泽山到了牙山以后，大泽山的老百姓逢年过节背米背豆，背上板栗，背上柿子核桃，通过封锁线来慰问我们。当时我们和群众的关系，军民关系啊，确实是搞得非常不错的。

我在转移时手弄断了，以后就留下来了。又等了一个团过来，我带了一个侦察班、一个警卫班，就在那个山上转。那时日本鬼子在搜山，国民党也在那里。那老百姓就掩护我们，我们就和老百姓一起，在等我那个团。那个时候军民关系确实是鱼水相依、血肉相连